

这是个青年人咬紧了牙关的时代
这又是个热血沸腾的时代
这也是一个物质上又开始腾飞的时代
同时也是理想主义的噩梦时代

六如亭

石头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六如亭

石头
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六如亭 / 石头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4.8
ISBN 978-7-5360-7101-8

I. ①六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2429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李 谓 李加联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林露茜

书 名 六如亭
LIU RU TING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8 1 插页
字 数 370,000 字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录

引子 001

上篇 寻梦

- 一 六如诗友 004
- 二 人间山水 014
- 三 流氓另类 026
- 四 被爱与爱 037
- 五 不二法门 048
- 六 草偃风从 059

中篇 弄潮

- 七 春之波澜 070
- 八 华丽转身 079
- 九 风光背后 089
- 十 问道罗浮 101
- 十一 黄酒流芳 112
- 十二 商海桑田 120
- 十三 怪胎不逞 131
- 十四 魔杖幻觉 144
- 十五 浮沉茫然 155

下篇 奇葩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十六 | 皮包横祸 | 168 |
| 十七 | 梦碎仕途 | 177 |
| 十八 | 忍辱负重 | 186 |
| 十九 | 路漫漫兮 | 197 |
| 二十 | 彷徨求索 | 209 |
| 二十一 | 无形之手 | 220 |
| 二十二 | 危行言孙 | 229 |
| 二十三 | 修身达观 | 240 |
| 二十四 | 象山论剑 | 249 |
| 二十五 | 智能坦荡 | 258 |
| 二十六 | 颠覆自我 | 270 |
| | 尾声 | 280 |

引子

烈日当空，酷暑如火，白花花的阳光撒落下来，烤得遍地冒烟，整个世界像火球一样，热浪滚滚。

刚吃完午饭，叶果玉接到曾钦祥的电话，说王绍华在电话里对他说：“骆仕强给她留下遗书在金茂大厦跳楼走了。”

一阵惊愕，叶果玉心中的疑惑不解与室外的太阳光一般强烈。他立即回想起来，今天早上，做晨运跑步路过花边岭广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一群人，在金茂大厦前面的街道围观一个跳楼者的死尸，真是惨不忍睹，那死者趴在地上，血肉横飞，血溅足有2米，尸身四分五裂，散布成一个大圆圈，四肢变形，头颅似个肉饼。公安人员正在拍照取证。他曾近前去看了一眼，心里充满同情、可惜。死者是40岁上下的年龄，凉鞋布衣，身材高大。视线中的自杀死者，怎么也不能与骆仕强的形象联系起来。

叶果玉满怀疑惑地对刘月槐说：“曾钦祥来电话说王绍华告诉他，骆仕强在金茂大厦跳楼了。今天早上，我跑步路过花边岭广场，远远地瞄了那尸体一眼，像是一个外来民工，怎么会说是骆仕强呢？”

刘月槐神经一下子紧张无比，脸上泛起红枣样的疙瘩，她更感觉到天热得难受。她急促地问：“曾钦祥要我们做点什么？”

“叫我立即赶到殡仪馆去。”

“那我陪你，一起去吧！”

于是，叶果玉夫妇立即下楼，驾车向殡仪馆驶去。

爬进轿车，他们忘了阳光下的轿车车厢已经热得像是在蒸桑拿，坐在里面有多难受。好在轿车的冷气空调作用大，很快就凉爽起来了。可是，由于心情沉重，他们都不说话，直奔殡仪馆。

路上，叶果玉很困惑，他忽然联想到胡日琴被谋杀的事件，还没有冷却下来，现在又来一个骆仕强自杀！觉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反复地想：那跳楼者会是骆仕强吗？难道他真的这么脆弱，就这么轻易地去死？

上篇

寻梦

六

如

吉宁

一 六如诗友

1

香州大学，这是一所位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的校园。后面是虎头山，青翠拥抱，浓荫匝地。真是说多美，有多美。同学们感觉美好，除了校园优美，环境得天独厚之外，还在于它的历史悠久，人文荟萃。现代化的校舍建筑，错落有致。大学秉承“以人为本”的教育理念，构建灵活开放的教学格局，服务于社会，为国民经济发展输送人才，卓有成效，受到好评。

香州大学的前身是久负盛名的“丰湖书院”。解放前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已经破败不堪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爱护，逐步修复“丰湖书院”的旧建筑物，使书院披上时代的新装，成为广东省重点师范类院校。后来提升办学规格，升格为大学，招收本科学生，办学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。

“丰湖书院”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。以西湖之一的“丰湖”命名。这是广东四大著名书院之一，代表了当时广东书院的最高水平，也一直是本地区的最高学府和西湖的名胜古迹。清代名士宋湘的名联“人文古邹鲁，山水小蓬瀛”是对“丰湖书院”的最好写照。沧桑岁月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，既给学校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，也赋予了学校深厚的人文气息和现代化的文明氛围。

1983年，秋季。新学期开学了，香州大学的同学们又都回到了学校。已经平静了一个多月的校园，一下子又沸腾起来。

这是一个青年人被寄予厚望的时代。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，恢复高考制度，他们有幸考上大学，成为人间骄子，受到众人瞩目，自然有多一点的自尊和自信。

这又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。人们风尘仆仆，随着时代的车轮前进，你追我赶，汗流浃背……这个年代，就像夏日里的农贸市场，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吆喝声，汇合在一起，充溢着各种奇怪的刺耳的尖叫，他们似乎不相干，却又好像是互相关联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，走走停停，东张西望，心存幻想，可也满怀茫然，大家都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而来，来寻找什么东西？又是为什么而去，大多是空手而归。或许，他们都有一种随众的心理，只是来凑凑热闹。偶尔也可以遇

见满载而归的胜利者，他们是异样欢乐，因为拾到便宜而无比兴奋！

这也是一个物质主义开始盛行的年代，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追梦年代。青年
人热情奔放，忙碌着，谋划着前途，寻找着人性的源头，追溯着过去，又展望着
未来！他们在自我发问：

“是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这一辈子，怎样过，才算有意义？”

这样一个难有答案的问题，使他们迷惘，觉得空有许多体力、精力，为了发泄，
也可能会干出一些让人不屑的事。有些时候，不明不白毁了一生前途，或许
是半生前途。没有清醒的认识，到头来，还是不清不楚，又似乎是到了“农贸市
场”！重新获得了别人看不上眼的遗物。别人不起眼，而有缘分的人却因此而获得
成功！获得了空前的好处！

这种时代给予人的好处，让人们还来不及体会。他们并不知道，正是这个活
泼向上的年代，每天都在生成新事物，可谓日新月异。成长着令人欣喜的新鲜，
与人们息息相关；也可能在消亡着一些习以为常的事实，令人恐惧。时代前进的
脚步，毫无声响地摆布着人们的人生道路，带给人们不确定的生活环境，或美好，
或糟糕，而是否幸福，却是各人有各人的感受，不一而足。是人见人好，也是人
人不满足。

2

在香州大学 80 级宿舍楼里，有那么一个特殊的寝室。这里住着 6 个同学，而
其中竟有 4 个是学校的名人，被称为“同室四秀”。代表人物是叶果玉，他是学校
团委副书记、“六如诗社”发起人。他高大魁梧，黑脸方鼻，声如洪钟。他的眼睛
里总有一种能看透别人心事的神色，说一不二，又魄力过人。他表情丰富，动作
细腻，态度亲和，为人友善，有一种很吸引人的魅力。所以，几乎没有同学不和他
友好。他外向，热情奔放，积极向上，敢作敢为，思维敏捷，具有天生的创新
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。但是，他又有着爱冲动、轻信、容易得罪人等缺点。他是
大亚湾海边农民子弟，出生以后多灾多难。母亲总说他是不会投胎的人，而父亲
却有不同的看法，说他很有福分，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了好运。他父亲是广州卫
校的毕业生，分配在县卫生局工作。1957 年在整风运动中，不明不白被划为“极
右分子”，下放到斜下农场劳动改造。1961 年，叶果玉出生，对父亲来说，是双
喜临门！这一年，他摘掉了“极右分子”的帽子，回到卫生局上班。生儿子，对于
三代单传的叶家来说，是多么大的喜事！所以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们也特别爱护
这个给叶家带来福分的儿子。由此，一家人搬来香州城里住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
文化大革命发生了，父亲又挨斗，戴上尖尖的纸帽，敲着铜锣游街。1968 年，在
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中，他们一家人又被遣送回到老家大亚湾边上的农村。那时
候，叶果玉父亲认定自己是好人，不管是被批斗，还是回家当农民，总在教育叶

果玉要做好人。就这样，不知不觉中，叶果玉渐渐地长大了。1979年，高中毕业，参加高考，没有考上大学。他出门搞副业，到罗浮山做临时工。1980年春节后，在父亲的强迫下，叶果玉返回到学校复习，再考，结果考上香州大学。也是这一年，他父亲获得平反复职。叶果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他父亲的平反复职通知书同一天送达。真是乐极生悲，就在他父亲捧着两份通知书，高兴得全村叫喊的时候，突然倒下，突发心脏病，猝然辞世！这给了叶家沉重打击。

“同室四秀”的另一个同学是骆仕强，学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，“六如诗社”成员，他1963年出生，是博罗县领导干部的儿子，个子不高，白净的脸蛋，小平头，短头发又粗又硬，一副积极向上、干劲十足的表情。他的嘴角皱纹，微微地向上翘起来，半遮半掩着白色的虎牙，每时每刻都挂着微笑，真是人见人爱。加上不显摆家庭优越，朴实大方，态度和蔼，充满热情，也是校园中令人侧目的风云人物。

还有一个同学叫曾钦祥，学生会的学习干事，“六如诗社”的社长，是1962年出生。他身材苗条，不高不矮，满头柔软的黑发，映衬着白里透红的肤色，一副温良谦恭的样子，加上他与人友爱，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好好先生，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花名叫“有皮柴”。他有这样一种稳健型性格特点，又是态度和蔼的美男子，尤其讨女孩子喜欢。

80级中文专业的班长林顺铤，1961年出生，也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他的眉宇中间有一个黑色圆圈的胎记，大家因此给他起了一个花名叫“三目仙”。他高高长长的个子，粗糙的皮肤表现出不一般的黝黑，一对眼珠像白黑分明的珠子，光滑滑滴溜溜地转动，他总是爱在别人的脸上睃来扫去，衬托着脸部表情千变万化，给人高深难测的感觉。他能说会道，很会讨人喜欢。到校没有几天，便广交朋友，很自然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。

“同室四秀”与其他同学们一样，他们都知道，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出身，而现在的身份却一样，都是大学生——人间骄子！他们清楚，离开学校之后，会有不同的人生际遇；走出学校的寝室，不管在哪里居住，新的寝室就是开始新的不同的人生节点。

一个人的大学阶段，是人生的很重要的时期。生活、学习，丰富多彩。长身体，长知识，长才能，他们无所忧虑地参与社交活动，真是美好加美丽。

大学的老师讲授课程大多安排在上午，正课之外就是自由活动，可以去操场跑跑步，也可以参加兴趣所及的社团活动，比如组织文艺节目表演，组织诗社活动或者是参与各种球类练习，既可以锻炼身体，也可以有许多交际。男女同学交往，彼此都热血沸腾，篮球场上，林顺铤最为活跃，特别是有女同学出现的时候，他手里拿着球，把个手腕翻来覆去地转换着，球也粘住他的手指，不停地转动。有时候，他会用一个指尖把球弄得飞转，冲到女同学面前，停住，让球从手指尖

中飞出来，落在女同学的面前，把人吓一跳，引得旁观者都哈哈大笑。

在“同室四秀”的寝室里，他们有时就着某一件事讨论，往往引起林顺铤和骆仕强争辩，寻找理由说服对方。这个时候，曾钦祥在屈膝抱腿，睁着眼睛。他好像在欣赏一幅现成的图景：林阴道上有人走过，手里卷着书本，嘴里念念有词……他又好像在看着百米跑道上的同学在练习短跑，穿钉子鞋、背心和短裤，露出修长的圆腿和深重的汗毛。他们单膝跪在起跑线上……他们起飞了，在夕阳光照底下，摆动着手臂，就像一阵风。他们嘴里发出“啊啊”的呼喊声，那是力量和速度的冲刺，那尖叫声和汗渍淋漓的形态，呈现出青春的活力。

这时，曾钦祥看见，学校的广场上，正有一伙女生在活动。个个都是青春焕发，身体壮实。她们穿着球衣，汗水黏着运动衣，身体的曲线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看得人目瞪口呆，心在怦怦地跳……他们班里的长得特别漂亮的3个女同学，样貌出众，也在其中。她们是被推举为“班花”的刘月槐，“级花”王绍华，“校花”张集芬。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有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，脸容姣好，干干净净，嫩嫩洁洁。在她们身上，好像都散发着特别浓烈的荷尔蒙，特别引人！她们像一朵朵移动的鲜花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引来一簇目光……不管是“校花”，还是“级花”，或者是“班花”，她们都是活跃分子，或者是合唱队的演员或者是体育运动“明星”，口口相传，全校师生都能叫出来他们的名字。这些漂亮的女孩子，风姿各异，大家常常评论她们的美丽迷人。可是，绞尽脑汁，也分别不出来，某个人的某一个特色特别吸引人；判断不清楚哪一个更好看更动人……或者说，她们那最吸引人的曲线，大家都肯点破！

在林顺铤的心目中，应该是“校花”张集芬最美，他总在想着法子接近她。但是张集芬与曾钦祥是青梅竹马的老同学，好像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特别好，已经有点子迹象是那个关系。正是有碍于此，他只能在背着曾钦祥的时候，偷偷地讨好张集芬。

3

“同室四秀”中的叶果玉、骆仕强、曾钦祥和3朵金花张集芬、刘月槐、王绍华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：对诗歌充满激情。早在大学一年级就组织了“六如诗社”，经常到西湖边上的六如亭，赋诗诵联，纵论古今，互相促进，其乐无穷，其味融融。

开学不久的一天晚饭后，叶果玉、骆仕强、曾钦祥、张集芬、刘月槐、王绍华一起来到了西湖边的孤山六如亭，讨论编辑《六如诗抄》，作为毕业留念。

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六如亭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息息相关。

苏东坡晚年在政治上屡遭打击，贫病交加之际，妻逝妾离，唯独王朝云生死相随。清人宋湘有点破东坡心情凄婉的诗句：“一骨何难共北归，东坡心事太深

微。”说明苏东坡和王朝云与西湖有着深切的因缘。苏东坡被贬，得到王朝云相伴，患难与共，又得到西湖的明月相随，心胸豁然开朗，写下诗句：“梦想平生消未尽，满林烟月到西湖。”苏东坡对王朝云追随不舍，心满意足，心存感激。他赞美王朝云为天女维摩，与王朝云的彼此忠敬若一，把彼此的热情化为共寻不朽的情爱。苏东坡在《王朝云墓志铭》中写道：“浮屠是瞻，伽蓝是依，如汝宿心，唯佛之归。”这是他们不朽的真爱托付予西湖山水的写照。今日，苏东坡塑像挺立在孤山东坡纪念馆前，傲骨豪气，览尽湖光山色；近在咫尺的六如亭下，王朝云墓碑卧瞻七级浮屠，魂系孤山。杭州西湖有一对丑恶的秦桧夫妇给人千古唾骂泄愤；这里的西湖有东坡与朝云的不朽爱情让人千秋敬仰感怀，诗句“天下西湖三十六，苏迹依依各有妙”恰如其分。

王朝云原本是苏东坡早年买来的一个侍儿，当时孤苦伶仃，才十二岁。她不知道自家事，也不识字，在苏家遇到极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，加上她天资聪颖，耳濡目染，潜心用功，不但学会了识字、读书，也喜欢诗画书法，成长成熟起来，成为东坡的侍妾。

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说苏东坡在京城做官，目睹官场的险风恶浪，心情不自在。有一天，他手打着自己的大肚子，在院中溜达，忽然问身边的人：“大腹便便何所有？”一个人应答：“自然是一肚子墨水。”东坡摇头，另一个说：“必是满盛着好诗妙文。”他仍摇头。转而问王朝云：“你说呢？”王朝云缓缓说：“先生那儿，该是一肚子不合时宜。”东坡拍掌大笑：“这才对哩！”

苏东坡的政治生涯不顺，曾经受到严重的迫害，六十岁被远谪到偏远的岭南。在他遭到贬谪的颠簸生活里，王朝云成为他日夜相守的伴侣。此时，王朝云虔诚地信奉佛教，一心诵经，吃素，行善事，创建了放生池，还捐资修桥筑堤。北宋绍圣二年，王朝云不幸病故，死时只有三十六岁。为了纪念这位纯情又贤惠的女子，后来人们把她住过的房子“白鹤堂”改名为“朝云堂”。

王朝云死后，依她所嘱，葬在西湖孤山的栖禅寺旁，寺内僧人十分敬重这位女施主，特别捐资，在王朝云墓旁建了一座纪念亭，初名朝云亭。后来，由于笃信佛教的女主人，在弥留之际曾反复诵念《金刚经》上的偈语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这六个“如”字，突出表现了佛教的“悟空”，朝云亭被人们改称为“六如亭”，有这么一副亭联赞美：“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。”

六如亭由砖石建成，形制整饬，风格淳朴，很适合所纪念人物王朝云的风神气质。而今，“六如亭”成为名胜，也是纪念大文豪苏轼的珍贵文物。

香州大学六如诗友总共才6个人，竟有两对恋人。他们把苏东坡词《西江月》，奉为爱情诗中的极品，别有一番感情。他们会不时朗诵：

“玉骨那堪瘴雾/冰姿自有仙风/海仙时遣探芳踪/倒挂绿毛幺凤/素面常嫌粉涴

/洗妆不褪唇红/高情已逐晓云空/不与梨花同梦。”

骆仕强说：“时代变迁，现在已经很少人填词了。要不然我们每人填一阙！”

叶果玉摇头说：“我们不要复古，要创新。在外国，有一种最新的别出心裁的吟诗办法。说来很搞笑。就是随机抽取报章杂志上的一段文字，把其中的字、词或者是字母剪下来，拼贴成诗，并配画。字、词或字母大小不一，在视觉上会产生字与字之间的分隔。也有人学习用中文作拼贴诗，亦文亦图，有强烈的文字解构性，寓意暧昧。我学习实践，把《红楼梦》中脍炙人口的《好了歌》裁拆拼贴成一首新诗《世人 有眼》。”

叶果玉说完，把拼贴诗《世人 有眼》分给大家：

世人 有眼

神了/只有金銀好/來世終不忘/多日都沒曉/無方聚不去/有說忘了人。

仙了/世人見神了/多曉君相好/都多好功名/古冢荒草在/朝日有世及。

神仙/死時都曉孝/人心娇妻將/世孫忘了不/堆兒都不忘/神仙誰痴情。

了了/只閉一古了/父恩順母好/只今兒孙曉/唯只恨到人/何又隨仙君。

大家看了之后，都默不作声。不知是在深刻领会，还是不了了之。

好一阵子之后，骆仕强首先打破了沉默，说：“这种诗，算得上是标新立异。给个玩世不恭的评价，也是一说！我是1963年出生，小兔子。为此，我写作了一首《白兔》诗，请批评指正。”

骆仕强说完之后，把自己的新诗《白兔》拿出来，给大家朗诵：

白 兔

我梦见白兔/在漫漫雪地间/它双脚直立/引颈龃龉/身上没有一丝尘埃。

吹来的山风/它的面庞/朦朦胧胧/如沐睡梦/它的胸膛/熠熠发亮。

如同皑皑白雪/与四周浑然/它闪烁在雪地之上/呼吸着清醇的芳香。

就在那咫尺之地/我们默默相视/如同知音/目光洞彻彼此的灵魂。

一种神秘的美/和它一起/陶醉在/孤寂和静谧。

它没有朝我靠近/也没有逃避之意/我们心灵相通/我们明辨是非。

瞳孔映着彼此的身影/雪光充溢在天地/清寒之气/在体内郁结。

仿佛是虚拟/好似是幻觉/我们的心灵相通/真实、纯洁。

王绍华说：“我创作了一首《夏天》，也请大家评点。”她说过之后，拿出诗文来，分给大家：

夏 天

嗓音轻轻/在和缓的风中飘逸/面对着盛大的/夏日的音韵/唱蟋蟀。
推开青山的门/天空深邃绽蓝/画面如同拱彩/水对着云/絮语甜蜜。
清溪，水秀/芭蕉树叶/迎风摇曳/日光晾晒万物。
山谷那么绿/树篱那么高/蝴蝶那么沉/低头不语。
看着桌子上的照片/倚着瓶花/一遍又一遍/重复着自己。
天空低垂/气泡沉重/水云倦飞/沸腾声势/涨破水银/蹿出夏日的梦里。

诵读了王绍华《夏天》之后，张集芬急急地把自己的诗文《闪电》分给大家：

闪 电

看闪电/有时温柔/有时冷酷/每一个冲动的瞬息/火焰在流转万变。
似乎是厄运紧跟/自由和美丽/依然是姐妹相连。
不明智/要疯狂/想高喊/渴望——
一切都坚硬/柔情也似冰川/美丽犹如水晶。
生活于梦幻的魔掌/面对现实——
野蛮的嘲笑/粉碎的枷锁/虚假的面具。
无论是真诚/或是愚蠢/泪水一概遗忘/都幻化为光鲜。
黑暗告诫？相信什么/其实也不相信/闪光如爱。
永远开端？寂寞的心灵/永无尽头/处于激情。
是的，欢乐逝去/痛恨生存/呼求坟墓。
对了，我是闪电/我要燃烧/把爱传递。

曾钦祥的诗作是《露珠》，也拿出来，分发给大家：

露 珠

田野之间/鲜花在绿茵中呼吸/三叶草，紫云英，荨麻，艾蒿，蔷薇。
一根草，一点露/不多不少/不缺不补/天地造化/世间公允。
晨风似钟/绿叶如焰/瓦蓝天空/白得质朴/美得残忍。

高山之上/极目四望/红枫，杜松，云杉，乌柏，银杏，绿榆。
晨曦从灰烬中升起/一层又一圈/闪光的露珠/点燃在时光中。
爱的彼岸/光得裸露/似露珠/轮廓散失/不被遗忘/欲望留轨迹。

刘月槐的诗作是《晚霞》：

晚 霞

血一样的彩绸衣/挂在黄昏的天空里/梦中的精品画/艺术得神采奕奕。
像《圣经》里的神兽/把人抛掷在空中跳舞/桀骜不驯/无限伤痛。
破碎的眼睑/鱼尾纹般的脸庞/无处安身充满忧郁/在时间的裂隙存储。
是鹰的神韵/从蒙眬的田野奔跑/天马行空/哦，赞美痛苦。
双手充满箭镞/开辟出一条闪光的路/慢慢地穿过茂密的树林。
凌空飞翔/柔缓的巨大花束/畸变的神秘城市/带着柏油荒野的气味。
山峰上的光直入云霄/如猛兽被取出耳膜/回响的吠叫/在慢慢地萎缩。
在梦影中/恋人朝天空张开臂膀/如巨大的眼睛在色彩中呼吸/伸展
晚霞的乐章里/充满梦的迷语/如花映水影/燃烧在雷霆里……

面对别出心裁的诗歌，他们互相称赞，好听的说话不绝于口。最后一致同意，评定《晚霞》是最佳作品，作为《六如诗抄》的第一名，放在诗集的首页。

讨论完了《六如诗抄》之后，叶果玉又说：“快毕业了，我们的诗社就要结束了，而友谊应该是长存的。我提议，用六如亭的字义抽签，每人自由选择体裁，韵律，吟诗一首，互为赠言，作为永久性的纪念。好不好？”

骆仕强看了曾钦祥一眼，说：“社长决定怎么做？是当即吟诵，还是规定时间，什么时候交卷？”

曾钦祥笑着说：“我说这样吧，现在抽签确定字义，经过深思熟虑，反复修改，诗稿一个星期以后交卷。”

大家同意。于是叶果玉写下了“梦、幻、泡、影、露、电”6个文字，折叠好，制作成字牌，又到亭外，背着大家，打乱了交给曾钦祥，说：“你是社长，由你抽取，分给大家。”

曾钦祥说了一声“好”，接过字牌，闭上眼睛，把字牌上下翻动，重新进行一次插乱。说：“我先发给大家，同时打开。”说过之后，从中间抽出来一个字牌，发给叶果玉、骆仕强、刘月槐、张集芬、王绍华，最后一张留给自己。睁开双眼，问道：“这样公平吧？”

大家异口同声说“可以”。于是打开字牌，叶果玉是“梦”字，骆仕强是“幻”字，刘月槐是“影”字，张集芬是“电”字，王绍华是“泡”字，曾钦祥自己是“露”字。

曾钦祥笑笑说：“好！露珠闪光耀心房。”

叶果玉也笑着附和说：“追梦捷报，逐鹿中原。”

张集芬满心喜欢，说：“电闪长空击风雨。”

刘月槐说：“如影随形舞翩跹。”

王绍华沉默了好久，才说：“泡沫飞溅显红彩。”

骆仕强皱着眉头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虚幻莫测……”

曾钦祥拍拍骆仕强的肩膀，说：“慢慢来，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。”

叶果玉也笑着说：“《红楼梦》中太虚幻境，虚幻世界更美妙。”

大家都哈哈大笑。

面对湖山秋色，叶果玉又说：“我对西湖，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总想吟诵她。当然，文人墨客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吟诵，关于西湖的诗词作品多如牛毛。自觉才疏学浅，不敢冒昧唱和。我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，附庸风雅，吟诵一首客家山歌体的《春夏秋冬咏西湖》。”

接着，叶果玉吟咏起来：

春夏秋冬咏西湖

桃花红装李花素/木棉花盛英雄树/天鹅戏水白鹭飞/苏堤春韵红旗谱。

莲花朵朵向日艳/菱角颗颗藏叶间/夏日雷雨添景色/浪花激荡泛波澜。

花眉歌唱连声赞/冰花香飘明月湾/鹦哥嘴馋啄果脯/秋夜星月湖中慢。

六如亭前寒风吹/泗洲塔上霓灯垂/严冬霜打似刀剐/抛砖引玉彩虹缠。

大家听了之后，齐声说好，决定一起收入《六如诗抄》。

关于六如诗集的事讨论过后，天色已晚。王绍华忽然告诉大家说：

“下星期天是我满 20 岁生日，邀请诗友们到我家里去。好吗？”

叶果玉和刘月槐知道骆仕强和王绍华，曾钦祥和张集芬两对相好，自己不想做“电灯泡”，都推说有事，不想去。王绍华却不肯放过他们两个，死缠烂绕，一定要他们两个也一起去。实在推辞不了，叶果玉和刘月槐只好答应了。他们决定，在王绍华生日那天，叫骆仕强的父亲安排面包车，一起到王绍华家去。

大家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六如亭。顺着孤山石级台阶往下走，到了湖边大道，王韶华坐上骆仕强的永久牌小型自行车尾架；曾钦祥紧跟其后，坐上张集芬的凤凰牌小型自行车的尾架；剩下叶果玉，他看着刘月槐推动飞鸽牌自行车，想学样坐到尾架上，却不敢行动。刘月槐看了他一眼，招呼他坐上去。叶果玉迟疑起来，张集芬笑了，说：“坐上去吧，林顺铤不会那么小气，看见你坐在刘月槐的自行车上就吃醋。”

骆仕强笑着揶揄，说：“如果林顺铤因此吃醋，也是人之常情，说明他十二分钟爱刘月槐。”

听见大家这么说，叶果玉更犹豫了。刘月槐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少说废话，快点坐上来吧！”